

## 我的大学

○ 张蕴哲（1961届水利）



张蕴哲学  
长清华毕  
业照

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北京度过的，在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度过的。

1955年秋，我进校时连个旅行袋都没有，随身只带了被褥和一个小布包。每月的生活费主要靠学校发放的助学金和父亲每月寄来的10元钱。到1961年1月离校时，我已经有两个帆布方箱，其中一个全部用来装书，很重。

第一个寒假，绝大部分同学离校回家了，我选择了留校。同班朱栋材同学家住北京市内，得知我春节在学校过，主动提出让我到他家过春节，并将家庭住址、乘车路线写得一清二楚，特别叮嘱我，大年初一一定去呀！盛情难却，初一那天，我很顺利地就到了栋材家，见到伯母及和他年龄相若的妹妹。栋材的母亲是法官，父亲是律师，妹妹正准备考大学。伯母主理

包的三鲜水饺，还炒了几个热菜，我美餐一顿，感受到在家过春节的温暖。

栋材从儿时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待人热情，处事得体，同学关系甚佳。据我所知，栋材高中毕业时因学校的教学需要，在原校教了两年的俄语课，之后才上的清华，所以比我大两岁。

1956年春，第二学期开课不久，我就在校刊《新清华》上看到了黄万里教授写的小说《花丛小语》。黄先生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小说开头是写北京市五道口马路翻浆问题。小说中提到的风云人物是金大郎，这位金大郎是何许人也？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批判黄先生时，我才知道他是影射时任副校长钱伟长教授。至于他们之间有些什么恩怨，我们并不清楚。批判黄万里时，曾提到他回国时，曾在报刊上登出个人介绍，内容有黄博士从海外学成回国，以及由他主持修建桥梁定名为“万里桥”。这两件事，在今天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大事。为了推销自己，能找一个合适的工作，是无可厚非的。至于他被划成右派并降职，主要是因为他对苏联专家主持修建三门峡水电站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几十年后却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

勤工俭学时，黄先生只带我一个学生，搞鼠笼式自记温度计的研究。他曾派我到北京大学气象系学习考察，收集资料。约有半月的接触，可能是这一课题与水利水电工程相隔较远，而不了了之。

1956年春，全国开展扫盲运动，我是每周二到学校西北方向的西北旺村一个农民家教人认字。上完课后，约晚9时返回学校。在最后一次返校时，很少走人的北门比往常更早关闭了，我只好从铁丝网篱笆墙顶跳进了校园。扫盲去过多少次，我记不清了。但记得来认字的大姑娘、小媳妇人人抽烟，而且烟瘾很大，身上烟味重。

大二时，宿舍进行了调整。我班男生住在4号楼一层的西北侧。夏日的一个晚上，上晚自习的时间，有个房间的电线着火，一同学用脸盆到水房打水准备灭火。我正从走廊路过，见状立即跑到一层电闸开关箱处拉断了电闸。这避免了一次火灾，严重一点说可能是防止了一次伤亡事故。

1957年春，全校发生流感。校方为防止流感的扩散、蔓延，便将流感病号都集中住进体育馆。体育馆人满为患，同时全校停课数日。我与同室的朱栋材兄身体如常，我们就利用下午的时间健身，练跳高。经他的指导和自己苦练真有提高，我能跳过1.3米了。而栋材兄身体健硕，可轻松地跳过1.5米。同室的乔润德同学对流感的发病情况进行了研究，他经过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正在谈恋爱的发病率高，而且热恋中的男女多双双染病，提出了“流感成对说”。

1957年“反右”前夕，清华开展了一次理工合校的辩论，就照搬苏联的做法还是向西方学习展开讨论。有一天上午，主合派请来了钱伟长副校长，明斋前围满了学生和教师。主讲人站在一个长桌上，我就站在桌旁，倾听先生讲述理工合校的利与弊以及国外高校的实例。讲演之后，主

合派（几乎全校的师生都是）拿来一个软皮笔记本，请支持主合派的人签名，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后来，在学校“反右”展览会上还展出了这个签字本。我偷看到我的名字还在，心想如果组织上看到我的名字，一定会对我的人生添不少麻烦。

1957年暑假，是我入学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正逢叔父张德信也从苏联回国探亲，真是喜出望外。在回乡的日子里，松花江发出特大洪水险情预报，叔父约了几个同学、朋友，带着我参加到了抗洪筑堤行动中。防洪筑堤虽是我的专业，然而我只学习了基础课，专业课还一点没接触到，因此在这次防洪中我只出力气。

暑假结束返校，我乘火车途中嫩江却发了特大洪水，将白城附近的铁路桥梁冲垮，架设临时浮桥需要时日，我心急如焚，折腾了数日后回校，大三的专业基础课已经开讲。

大三时，我们开始学习水文课，并到张房水文站实习。水文站位于城南，解放牌车路上要行驶两个小时。我们住进了一个学校的教室，地上铺的草团。我们还要写诗、诵诗，歌颂大跃进。那一夜张房下



张蕴哲学学长近影

## □ 母校纪事

起了大雨，我们在水文站站长带领下观测了这次洪水的过程和峰值。

实习之后，我们返校参加勤工俭学。我分在三峡坝工组，主要工作是用环氧树脂浇筑三峡腹拱坝模型，供光弹性应力分析用。当时考虑到腹拱坝坝型较一般重力坝的优点是将水轮发电机组布设在厚厚的混凝土坝体内，防止轰炸。以前做的环氧树脂坝体模型，都是作为平面问题进行光弹分析。我考虑到坝体内设有管道，为了模拟坝体内的管道，我在模型浇筑过程中，加设一圆形断面的铝棒，之后将铝棒用强酸蚀去的化学方法，制成了坝段内设有管道的半空间模型，较以前平面模型有了进步，更接近于坝体实际。制作这个半空间光弹试验模型，是我想的办法，而且应用了化学知识，自认为是一个改进和提高，然而却没有受到老师肯定。

到大四的1958年秋，学习了一些专业课后我们开始施工实习。大队人马直开到河北省中西部的易县紫荆关水电站工地。我被分在施工组织设计组，开始了纸上谈兵。该水电站是拟建在拒马河上的跨流域引水式水电站，但在工地约有两个月，我既没见到什么大型施工机械，也没见到训练有素的水电施工队伍。

1959年的暑假，我又一次回到故乡，见到了父母和亲友，但祖父已病故。我在堂弟的安排下，在县里打了十多天的零工，有了些收入。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打零工是很难的。这次主要是在仓库里干些零活，不累。

考虑到即将毕业离开首都北京，我决定提早返回学校，玩几天。时逢建国十年大庆，北京建成了十大建筑。我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和北

京新火车站，又到北海、天坛等公园一游，还观看了1959年全运会中的足球赛和话剧《马兰花》。

大五新学期开始不久，校方宣布清华学制由五年改为六年，我们大五年级是过渡学制改为五年半。这么重大的事情学生当然要告诉家长。绝大部分家长都不理解，认为学生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我想到的是，其他工科院校多为四年制，我们清华五年不算短了，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早就想毕业了。

新学期刚开课不久，水利系突然在1号楼西侧召开全年级大会，宣布水60年级停课搞毕业设计，一年半的毕业设计，可真不短，可能又创造了一个世界记录吧！

国庆节一过，水60字的大队人马开赴青石岭水电站工地。该水电站是密云水库上游的梯级，拟建造150米高的混凝土拱坝，项目是清华水电院与北京院合作。学生设计如此高的拱坝，犹如又放一颗卫星。这之后的假期，我不记得是怎么过的，因为我已经不关心假期了，关心的是何时毕业离校。

记得同去青石岭的，我班有邬正馨班长，因为他年龄在我们班最大，入校前曾工作过。有一天，突然广播有民工受伤，急需献血。对此，同学们都排队踊跃献血，等待血型检测。最后，只有一名同学的血合乎要求。

在设计水电站过程中，我承担大坝基础灌浆和坝体接缝灌浆设计，我曾出过一张大图，后来修改过一次，但工程只浇筑了一大块坝基混凝土就停工了，可能是因为资金问题。

在那段时间里，我曾随同施工李老师，去过黄土板定向爆破坝的坝址考察了

一天。那里山体陡峭，外凸，真是定向爆破筑坝的优良坝址。山体植被很少，山腰处的路时隐时现，我们走到了断头路，两人真是提心吊胆，若有一点闪失，就只好来世见了。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返回了青石岭。

由于青石岭水电站停建，大约是1960年年中，我们返回校园准备毕业答辩。时逢困难时期，学校请来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做报告，他的报告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鸡不能吃了，要留着下蛋；蛋也不能吃了，要留着孵小鸡。”

最后系里研究决定，设计答辩只需一人答辩，其他毕业同学只在下边听就算通过了。答辩会上宾客不少，答辩题目是《高拱坝的设计》，很顺利地通过了。

1961年元旦前夕，清华在西大饭厅举行1960届毕业典礼，有2000名毕业生参加。蒋南翔校长致词，他希望同学们毕业后要培养四个观点，即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唯物观点和历史观点。最后祝酒词是：同学们，让我们举起茶杯，没有酒就象征性地干杯吧！

1961年1月填报志愿，我第一志愿填报了新疆，第二志愿填报了吉林。系里综合考虑后公布我分回吉林。同分到吉林的还有从桂英等。1月末，全体毕业生离校走向社会。后来，清华曾发文请用人单位将清华的这期毕业生按1960年毕业对待。至于用人单位如何办，那当然是由用人单位自己决定了。实际情况是，吉林省水利厅将我们这些冬季参加工作的，同夏季参加工作的一样，至1962年7月转正，也就是说我们的实习期延长至一年半。

1961年元旦刚过，篮球迷得到了好消息，匈牙利国家男篮将访华与中国男篮进

行比赛。几个球迷一合计，施嘉炆教授刚从苏联研修回来，肯定带回电视机了。经与施先生联系，先生一口答应并表示欢迎观看。当晚，约6时，哥几个准时到了施先生家。师母是校医院的护士长，待人热情，对我们问寒问暖。我们兴奋地为我国男篮加油，但最终中国队还是输了比赛。

在清华学习五年半，有诸多的遗憾。一是不开英语课，对以后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二，最主要的“水电站厂房构件”课未开，很可能是毕业设计时间过长，将课程挤掉了。毕业时我对水电站厂房内的结构几乎是一无所知。三，未看见过水电站。在校的五年半里，有过几次实习，也做了一年半时间的毕业设计，我只在书本上看见过水电站，而实际却没进过一座水电站。四，教师配备不合适。当时系里的师资力量相当强，如水力学的夏震寰教授，土力学的陈仲颐教授，结构力学的龙驭球教授等，但对有的授课教师却不敢恭维，讲课时张冠李戴，甚至驴唇不对马嘴。下课后，我与好友王绍汾同学交换了看法，所见略同。五，重使用，轻教学。毕业设计时，设计青石岭高拱坝，不但我们同学没看见过拱坝，连很多教师也没见过，我们只传看施先生到意大利考察蒲拱坝带回来的简介。在这种情况下，为何不派同学和教师到建成的拱坝看一看，感受一下呢？为何不请拱坝方面的专家为我们讲上几节课呢？系里却没有这样做。六，浪费半年时光。1960年的下半年，由于青石岭水电站停工，我们返校准备毕业答辩。这半年的时光，多无所事事，变来变去，浪费了同学们半年美好时光。按说，1960年夏按时毕业是完全可能的。

2018年4月